七十二家集

蔡中郎集卷之六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

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臣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為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惰不足以答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

狀似龍似虹蜺邑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又曰五色蜺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

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
也柳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
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
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言相往來不得入
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
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

下謀上之謂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

之禍未至殷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
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
大水爲戒天子驚懼陰太隆孽下並湊強盛也
建大中之道擧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
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惟昔貌之失也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雞禍孝宣黃龍元

年未央宮輅軨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

雖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王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咎斷娶御改典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恩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

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
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
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
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
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
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彊長
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
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

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爲之退舍
詔問螟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
厥咎螟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
則誅深而螟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徭賦之費進
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屏省別藏以贍國用則
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
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

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
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
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内
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易傳曰
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
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
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
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
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閒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
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從博學深奥
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
漏所問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
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
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
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

之精輔或未衰故屡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告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閔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

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
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
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
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
為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為玉所進暗昧已成
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
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
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

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
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
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貲已足其富已
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
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
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
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開親小加

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
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
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
不愼切責三公乃并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
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
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絶之側身踊
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

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禍謙久高而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禍諸侯淩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
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憚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靦曖昧之利而忘瞬䀹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護爾斂袂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簉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降亦有紂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阤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印蕣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陸貫翕習積會無崖擬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遂速方殷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遯珉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開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

者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
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
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
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
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鴻漸盈階振
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
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
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策笠並戢擐甲揚鋒
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衎衎綏綏佩鳴玉以步
綽有餘裕夫世臣閥閱簪御之族天啓其祚王
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擺須理將餘官委
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
誕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
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瘖嚎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
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濤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顚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術曆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惟煙炎之熾熇何
光芒之欲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星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賤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指神任己拏車
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
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遐應神靈之符闓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討合謀從己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莱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歳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輔佐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騑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猃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

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頹毀隕墜無以
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厤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敎辭托說審求曆
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
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及國家
律令制度遂定厤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競
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删省蓋所以探
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

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

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巳疎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

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閭何也曰閹尹者内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今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宫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郎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郎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衝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天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郎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葢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

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
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
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
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
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
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
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
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

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
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
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横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

蔡中郎集卷之七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脩厥德憲章丕烈龤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按藝文及古文苑俱稱班固作而舊刻中郎集亦載是篇姑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袷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舊集不載此篇而藝文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衆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并序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塉川有墊下漑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漑灌維首編戶齊氓庸

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畝蓄清流浸潤泥

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稌穰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熙怡悅豫相與謳謠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脩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烝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顯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欲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暖暖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祖德頌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
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壯增崇丕顯
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
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
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折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貧
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
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用降生靈獸視明禮脩麒麟來孚春秋

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秉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於垣坰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産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覩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

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廼徵廼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厲不遺一老屛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貞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潤外鮮

衣箴

今人務在奢嚴志好美餙帛必薄細衣必輕煖

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銘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

營櫝務之役以紓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豊饒室磬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衛靑有進入之羸治兵示威戍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震奮守有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塞百附氷散丁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驚邊垂三年馬不帶鈌弓不受彄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

在位尋狄斯桑齊谷罔設人士斯條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吡於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于法罔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帝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

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愼厥身脩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

乃引其責曰凡庶微不若夔倫不叙是惟臣之
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訖此

西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
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
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
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
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
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貢為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勲績存綠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矜衆考服

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遐際存亡之要乃陳五
事諫諍深切退處畎畝以祭天象驗應若馬孝
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
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
拜侍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
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潜于郎中群公並
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于時冀州凶
荒年饉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
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群違貞

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北而作慝用陟于非常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履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貢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

寶此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
德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肅文恭應期誕生好是

懿德柔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于機密

機密惟清守于三邦三邦事寧尹三卿百揆

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

蠢彼羣生保賴亶叙紹跡龍夷繼軌山甫遺國

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曰文恭

朕嘉君功爲邑安樂以祐其庸登位特進于畢

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章公拜稽首是對是揚

藹藹惟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憖
是遺俾屏於皇新廟奕奕千以蒸嘗子子孫孫
永嗣無疆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帶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國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軺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徭役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除棘同體諸舊兆祇蒙福思垂無疆守以罔極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滔德將無醉避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助厥心

盤銘

華盤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玄真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蔡中郎集卷之八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碑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黄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禀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

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

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碎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干其隲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凉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衆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

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偁饑荒諸郡饑餓公開倉
廪以貸救其命王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
請民已死廪訖乃上之詔報曰遊救不得妄出
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
公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
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
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
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
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

公以其見悔辦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
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
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姧態收
考首伏卽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
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鼓市後以病去徵拜
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
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
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誘先
人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
雖非已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
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
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
刻公表升貪放狠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爲上
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
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
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
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

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公紀綱張弛剪決不回是非明作速於察機兼居從容中中天天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熈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志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

於郎世樞殯無所清儉仁與之効於斯爲著魏
巍乎若德允世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少
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
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
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
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
葬於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
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於鉦鉞官簿次第
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

云銘曰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祇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稟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于初弁高明卓異爲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瓌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

司徒衆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光其任辟太
將軍西府表拜凉州刺史遷發相以公事去詔
書郎綬郎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
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
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卽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疾遜位起家
拜尚書令以疾篤請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
病自替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
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

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貔之威其拔賢
如旋流討惡如雷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
豫震茲可謂超越衆族彰於遠邇者已於是故
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
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
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橋公秉文握武內為宗榦出為藩輔在憲
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
亦用齊斧數教四戳旋統京宇敦茲五服衆庶

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敬
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
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遁斯聽魂而有靈
萬億其盛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稟性貞固九德咸脩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

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恩不可忘愛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

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
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
攝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
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
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耋老成勲被萬方與國
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
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
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
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祿帛含斂之備

中謁者董詡弔祠䕶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
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
吏濟陰氾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
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
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恩順履信膺期
命世保兹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
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
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

乃濯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爕雍五徵來備勲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輅車雕驂四牡脩扈贊事上帝祗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旣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滜洪渟亶攸序亘地區亢天宇轔高逵遰遐武

揚景烈垂不朽仰遂古耀昆後

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容静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

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姦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畎畆遷汝南太守增脩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戸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

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
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
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
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遥致位又拜太常遜疾不
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
年聖王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
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
綱既整褒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
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爲雅建聖嗣復封故邑

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
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
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
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
公旦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
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
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
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

光寵享黄耇之遐紀昭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
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
子悼痛賻贈策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
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嵩高烝
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
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𤸎容畢力
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
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雎

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
弘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
華夏遺愛不倫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
浚而不泯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覩天文而察地理動與神合契叶乾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饕餮風

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勳屢被榮命遷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怨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蒞任憲天心以教育滌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丕顯之化宣聞于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叙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

虞周召輔姬末之或喻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
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
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大守張溫等相與嘆
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銘勒顯于鐘
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
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績外則折衝
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
靡欺曾不百齡圯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

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